

古人对动物多是有褒有贬,比如对首屈一指的宠物——狗,就贬得厉害。说画得不好,叫画虎类犬;说名不副实,叫土鸡瓦犬;说逃跑,叫丧家之犬;说孩子不怎么好,叫犬子。其实古人的这种认识是有道理的。事物无不有二重性嘛!怎么能只宠不贬呢?

不过古人对鹤的态度就有点缺乏两点论。说骨质好,叫鹤骨龙筋;说声音好,叫鹤鸣九皋;说隐居生活好,叫鹤子梅妻;把做坏事,称为烧煮煮鹤,把违背常理叫断鹤续凫。不仅如此,更有甚者,说鹤能活360岁,称“鹤寿千岁”、“湿地之神”。清代绣有鹤的服饰只有一品官才可穿,二品的不能碰。鹤是可爱的大鸟,中国的《古今注》、《史记》,西方的《圣经》,还有亚里士多德都提到过鹤。但是如果把鹤神化就不好了。鹤哪里能活千年?生物学家说,鹤的寿命不过二三十年。怎么可以把“衣分三色,十分九等”扯到鹤的身上?爱鹤好鹤没错,如果像卫懿公那样为了好鹤,连朝政也不理,因好鹤而亡国就不好了。

我去过两个仙鹤村,一个是大庆油田附近的丹顶鹤夏天群居地,再一个是柏林远郊的灰鹤村,深感仙鹤了不起。鹤的声音之所以能传数公里,是因为发音器官有150厘米;鹤飞行的速度每小时七八十公里,一天可飞行300到800公里。不过鹤最可贵的我认为是抱团,迁徙时是成百上千地一起飞,靠得最近的是家族,无数的家族组成一个庞大的团队。

人们常把个人突出说成是“鹤立鸡群”,其实不是这样,鹤立鸡群、雁群中不会居高临下,也不会与鸡、雁争食、争高低,而是打成一片。鹤喜欢把巢建在村里的大树上,村民的房顶上。村民以有鹤筑巢为幸事。村民在自家的大门旁写上某年某月某日鹤下了几个蛋、孵出的是雌是雄,以便后来者统计。

适者生存,人与鹤和谐共处,鹤与鸡、雁等鸟类互不侵犯。物竞天择,鹤爱吃小鱼小虾以及小型哺乳动物。鹤让小鱼小虾吃苦了。

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珍视亲情的民族。孝敬父母,兄弟乃手足,对儿女舐犊情深,这是千百年来传承的固有优良传统。正是由这千千万万个和睦的小家组成了我们和谐团结的大家庭。这个血脉相承的传统,使中华民族长盛不衰。这是我们中华儿女的骄傲。

这种弥足珍贵的亲情,是有其深厚的道德基础和其文化底蕴的。我读《论语·学而》,对其中所说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受教至深。孝顺父母,尊重兄长,这是为仁之本,炎黄子孙一直奉为圭臬。一个连父母都不孝顺的人,怎么可能爱祖国,爱人民?“百善孝为先”,“孝”是善之首。孔子在《论语·里仁》中云:“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作为子女,连父母的年龄也不知道,这样冷漠的人,怎么谈得上孝顺?父母高寿,子女自然欣喜;父母年迈意味着正在走向人生边缘,子女必然忧虑。凡是对父母有真挚感情的人,都会有这种本能的心理反应。孔子的肺腑之言,乃炎黄子孙共同的感情。

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写于1925年。那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这篇散文至今仍广为传诵?就是因为他描述的父爱,儿子对父亲体衰的忧心,这种朴素的感情是炎黄子孙共有的,所以能引起普遍的共鸣。父亲的“我买几个橘子去……”从我子看着父亲“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他看着父亲“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体向左微倾,显出努

前不久,有一电影摄制组在老城区的江阴街进行拍摄活动,引来不少网红打卡。看到电视里也展示出江阴街的镜头,我有了对童年生活的回忆。

我出生在江阴街,至今仍记得是130号。那是一个有些规模的石库门房子,坐西朝东。大黑门进去,是个大天井,右手墙角一个自来水龙头与水池。我们家中间的客堂间,紧贴的南厢房,是外婆和舅表哥一家。隔开一个过道,北边的厢房有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叫阿六头,他上面有一群哥哥姐姐。130号门口右边有个不算大的木行(木料加工厂),时常传出机器轰鸣声。左边就是江阴街了。130号往右延伸,是一条没有名字的小路。我记得很清楚,江阴街的北侧,是敬业中学。那时候学校围着黑色篱笆,我听到早上广播操的声音,就会奔过去,把着篱笆,看里面的动静。

那时候江阴街都是弹硌路,一块块两个拳头大小花岗石拼砌而成。江阴街往西,一幢高大旧房墙上有个大大的白色“米”字,这里原来是一家米店。再往前一点,过了迎勋路是江阴街露天菜市场。一顶顶硕大的黄布伞、白布伞遮盖着一个个卖菜、鱼肉的的小摊。江阴街往西到了大兴街有了一个停顿,然后再往前。说起大兴街,上海人至今流行“大兴”“开大兴”口头禅,意思是吹牛、说大话。茅盾先生曾在一篇文章里专门说到,上海人口头的这两个词,源于当年的大兴街。大兴街上有不少金银饰品加工小店小铺,因为有人总是在加工金银首饰时偷工减料,就以“大兴”“开大兴”给予嘲讽,流传至今。

和表哥一家住在一起,总是很热闹,尤其礼拜天,住在济南路的姨表哥也过来,去蓬莱公园游玩,到蓬莱电影院看电影,成为保留节目。在那间客堂间里,我的三弟出生了。我还记得家里来了医生护士好几个,那是大热天。

我读小学一年级的時候,搬家了,从江阴街一路往西,到了斜桥附近。因为表哥还在那里,我还是经常去江阴街。一个是到表哥家,另外就是找阿六头玩,当然,主要还是下象棋。好像是个习惯,去那里不是说去表哥处,而是说去江阴街,总是在江阴街上一路来回。两边的菜摊在中午以后散去,于是边上的各种店家纷纷露

面,一直到大兴街为止。再往前,江阴街变得狭小,终于到林荫路结束。不久,表哥一家先是搬到马当路,后来又搬到新落成的天山新村,我就停止了在江阴街上的徜徉。没想到又同江阴街接上缘分,是敬业中学读初中的同班同学康麟就住在江阴街,靠近大兴街边上。本来我们联系不多,但是在一次毕业以后老同学活动中,已经在工厂上班的康麟带了一个方镜箱照相机,顿时把我们几个吸引住了,更有吸引力的是,康麟工作方便可以自己冲洗照片——那个时候,这是多么有趣味的事呀!于是,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家琪、阳明、宪声经常在康麟江阴街上的家里相聚。当然首先就是看照片,大家笑呀、跳呀,为照

片而乐,为拍照片时的经过而欢呼雀跃。然后在江阴街上要站立好久,总有说不完的话,依依不舍。

我曾查找过江阴街三个字的来历。上个世纪初,曾有一江阴人在这里造起江阴会馆,让江阴人聚会、相聚,后来干脆把门前的路命名为江阴街。小时候走过南京西路黄陂北路,看到那里有江阴路,好生奇怪,怎么同江阴街如同胞兄弟?没有找到有关出处。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一晃,多少年过去。几年前特意去了江阴街,旧貌换新颜,宽敞明亮,周围高楼矗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小小的我,当时有个念头,以后要到里面读书——不料,我初一升学就到了敬业中学,而且一直延续到高中,但那时候敬业中学已经搬迁到尚文路,是当时南市区最高的、刚刚新造不久的五层楼。

我在江阴街上了幼儿园。记得那是在东头的跨龙路边上,一个不大的地方。那时每天来来回回都是我一个人,要走十来分钟吧,一直没有大人带领。回家以后,我同阿六头一起玩得最多,而且总是下刚刚学会的象棋。大概水平旗鼓相当,输赢总是差不多。

那时江阴街都是弹硌路,一块块两个拳头大小花岗石拼砌而成。江阴街往西,一幢高大旧房墙上有个大大的白色“米”字,这里原来是一家米店。再往前一点,过了迎勋路是江阴街露天菜市场。一顶顶硕大的黄布伞、白布伞遮盖着一个个卖菜、鱼肉的的小摊。江阴街往西到了大兴街有了一个停顿,然后再往前。说起大兴街,上海人至今流行“大兴”“开大兴”口头禅,意思是吹牛、说大话。茅盾先生曾在一篇文章里专门说到,上海人口头的这两个词,源于当年的大兴街。大兴街上有不少金银饰品加工小店小铺,因为有人总是在加工金银首饰时偷工减料,就以“大兴”“开大兴”给予嘲讽,流传至今。

和表哥一家住在一起,总是很热闹,尤其礼拜天,住在济南路的姨表哥也过来,去蓬莱公园游玩,到蓬莱电影院看电影,成为保留节目。在那间客堂间里,我的三弟出生了。我还记得家里来了医生护士好几个,那是大热天。

我读小学一年级的時候,搬家了,从江阴街一路往西,到了斜桥附近。因为表哥还在那里,我还是经常去江阴街。一个是到表哥家,另外就是找阿六头玩,当然,主要还是下象棋。好像是个习惯,去那里不是说去表哥处,而是说去江阴街,总是在江阴街上一路来回。两边的菜摊在中午以后散去,于是边上的各种店家纷纷露

大寒,第二十四个节气,也是最后一个节气。节气始于立春,终于大寒。树木添了一个年轮,大人小孩长了一岁,时光就这么滚滚向前,不留恋任何人,也不等待任何人,任凭你感慨也没有有什么用。这就是所谓的“岁月不居”。

大暑相对于小暑,大寒相对于小寒。“暑”是热,“寒”是冷。如果把节气画成一个圆,我们会发现,大暑与大寒、小暑与小寒,遥遥相对,节气的体系性可见一斑。“寒”字从造字上看,表示人在漏水的房屋之中,缺少少被需要用草来遮盖身体。这种无处逃避的感觉,可以参考《水浒传》“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所写:那草屋“四下里崩坏了,又被朔风吹撼,摇振得动”,连林冲这样的英雄好汉烤火都“觉得身上寒冷”,何况一般人?写到这里,想起黄梅戏里的两个名段,《天仙配》“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受苦也甜”,以及《女驸马》“王三姐守寒窑一十八载,刘翠屏苦度了一十六春”。

“寒窑”是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西安大雁塔附近还有一个寒窑遗址公园。在寒窑面前,喜欢开口闭口说“寒舍”的人,大多非富即贵,多少有点矫情。

冬至时,太阳直射南回归线。冬至之后,太阳开始回归北半球。但是北半球的热量入不敷出,气温继续下降,所以最冷的时刻不出现在冬至,出现在小寒大寒。在我的老家,皖西南的大别山区,有“大寒小寒,冷成一团”的说法,很形象。童年时两件事最怕,早晨怕起床,晚上怕上茅房,都是要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不熬到最后一分钟决不妥协的事情。当然,还怕洗澡,好在那时候一个冬天也洗不了几次澡。真要洗澡就像上刑场,高唱“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来给自己打气。这首歌唱叫《红梅赞》,传唱几十年,是那些昙花一现的流行歌曲所不能比拟的。自古以来,梅花

脸,一直到大兴街为止。再往前,江阴街变得狭小,终于到林荫路结束。不久,表哥一家先是搬到马当路,后来又搬到新落成的天山新村,我就停止了在江阴街上的徜徉。没想到又同江阴街接上缘分,是敬业中学读初中的同班同学康麟就住在江阴街,靠近大兴街边上。本来我们联系不多,但是在一次毕业以后老同学活动中,已经在工厂上班的康麟带了一个方镜箱照相机,顿时把我们几个吸引住了,更有吸引力的是,康麟工作方便可以自己冲洗照片——那个时候,这是多么有趣味的事呀!于是,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家琪、阳明、宪声经常在康麟江阴街上的家里相聚。当然首先就是看照片,大家笑呀、跳呀,为照

片而乐,为拍照片时的经过而欢呼雀跃。然后在江阴街上要站立好久,总有说不完的话,依依不舍。

我曾查找过江阴街三个字的来历。上个世纪初,曾有一江阴人在这里造起江阴会馆,让江阴人聚会、相聚,后来干脆把门前的路命名为江阴街。小时候走过南京西路黄陂北路,看到那里有江阴路,好生奇怪,怎么同江阴街如同胞兄弟?没有找到有关出处。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一晃,多少年过去。几年前特意去了江阴街,旧貌换新颜,宽敞明亮,周围高楼矗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就是傲霜斗雪、不怕严寒的象征,“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一树寒梅白玉条,迥临村路傍溪桥”“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梅花是中国人的民族魂。

大寒正值“三九”“四九”时节。干支纪日,从冬至后第一个壬日算起,每九天算一个“九”,就有了“九九歌”：“一九二九不伸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和六九,河边看杨柳。七九河沿开,八九燕子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2021年冬至是12月21日,冬至后的第一个“壬日”是12月30日,这天是一九的开始。许多人以为冬至那天开始数九,是不准确的。如果从冬至开始数九,大寒最后一天,“五九”都结束了。

古人出门没汽车,在家没空调,皇帝也只能派人去抢《卖炭翁》的发,一般人就更加没有好办法,所以对“寒”的感受比今人更深刻。“寒”因此在诗词中经常出现,是一个高频词。有春寒,“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有秋寒,“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甚至有夏寒,“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当然最多的还是冬寒,“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唐朝是一个充满英雄气概的时代。面对自然界的“寒”,人们是积极的、昂扬的、不可战胜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椒郡明月夜,歌曲动寒川”“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没有哪一首诗是畏畏缩缩的,这是时代精神的写照。

大寒结束旧的一年,新的一年已经笑容可掬地走来。最后送上大家都喜欢的诗一首,清代诗人张维屏《新雷》:“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千红万紫安排著,只待新雷第一声。”

弥足珍贵的亲情

周丹枫

力的样子。”父亲这样的背影,尽收儿子眼底,怎能不潸然泪下呢?这一细节描写,这个“背影”深深地印嵌在作者的心灵中,也给几代读者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们民族的无数个家庭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所以读后都会感同身受。

我读过冰心的《弱归》,副标题是:“贡献给母亲在天之灵”。她细致地写了母亲患病到病逝后安葬的具体过程。在母亲下葬时,家人们“随各剪下一缕头发,连父亲和小弟的,都装在一个小白信封里。”冰心“还放入我头一次剃下来的胎发(是母亲珍重的用红线束起收存起来的)”。这种母女之情,是多么朴素和真挚!我是年轻时读的,但至今难以忘怀。

在古文中,也有不少记叙亲情的名作。比如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就是一篇追忆侄儿的祭文。这篇文章感人至深。作者少孤,是由十二郎的母亲,也就是其嫂抚养长大的。嫂中年丧夫,是她把韩愈及十二郎含辛茹苦地抚养成人。因为这种特殊的境遇,所以叔侄之间有着极其深厚的亲情,也正如韩愈所说,他家的血脉“在孙惟汝,在子惟吾”。韩愈在文中这样追忆:“嫂尝抚汝指吾而言曰:‘韩氏两世,惟此而已!’”这是痛彻心肺之言。现在侄儿先叔父而去,怎不令人心碎!这篇祭文把骨肉之情,表达到了极致。尤其是祭文的后面几句:“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吾实为之,其又何尤!”读之无不动容。没有

深厚的亲情,是绝对写不出这被称为祭文中“千年绝调”的文章的。

袁枚的《祭妹文》为世人所知,其妹素文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这篇文章着重于怀念,从朴实无华的叙事中抒发兄妹亲情。忆及幼时:“余捉蟋蟀,汝奋臂出其间;岁寒虫僵,同临其穴。”从捉虫到葬虫,兄妹手足之情,溢于言表。“予弱冠粤行,汝倚裳悲恸。”袁枚二十二岁赴广东探望叔父,素文依依不舍地拉着哥哥的衣裳。这些琐事的记叙,充分表达了兄妹之情深似海。

自古至今,中华民族都是十分珍惜亲情的。这种亲情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炎黄子孙的共同基因。最可贵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亲情”,实际上已扩大到了邻里、同乡乃至整个民族的骨肉同胞之间。因此,它是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和谐团结的基石。

“九层之塔,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上海戏曲艺术中心自2011年成立,至今已有十年。回首十年路,郁郁满芳华。

这十年,是淮剧人披荆斩棘的十年,是顽强拼搏的十年,亦是收获硕果的十年。2019年,在中心坚持不懈的调解和争取下,剧团终于得以重返阔别已久的威海路原址,并顺利完成区域内基础建设的规划和修缮工程。目前,排练厅、筱文艳演艺厅、录音室等均已发挥专业业务功能,硬件设施大幅提高,更好地为淮剧事业的发展保驾护航。在上级单位的政策指引与精准扶持下,淮剧团充分感受到“一团一策”文艺院团改革所带来的创新与发展,完成了事业单位性质从差额转为全额的成功转型。

近年来,剧团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对标全面小康、建党百年等关键历史节点,紧密围绕“中国梦”、“爱国主义”、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上海特色题材、文化“走出去”等主题,创作完成了《武训先生》《浦东人家》《闯上海》《寒梅》等一批优秀剧目。

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电影《党的女儿》一经上映反响热烈。同年,上海淮剧团将其率先搬上了舞台,由著名淮剧表演艺术家筱文艳饰演的寒梅一角至今仍是淮剧舞台上的经典。2020年初,上海淮剧团便启动对《寒梅》的剧本研发、创作。2021年,上海淮

剧团推出了都市新淮剧《寒梅》,它有着63年的深厚底蕴,经历过三个时代的转型创新。而此次的《寒梅》,是罗怀臻在1991年版本基础上的一次全新改写,也是他对红色革命题材戏曲在当下舞台演出语境中创作的一次深入思考和文本呈现。

剧团坚持以演出为中心环节,立足上海面向长三角,积极开拓市场,培育观众,并相继参加了由中心牵头的主题实践活动、国际艺术节交易展、长三角文博会、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等,广泛拓展海外影响力,带领淮剧

走出去。此外,在中心的引荐助力下,剧团获得与广播、电视、纸媒及新媒体更多的合作机会,充分利用互联网+理念,加强与观众的互动和沟通,创建新型淮剧观演模式。

人才是事业发展的基本保障。近年来,上海淮剧团十分重视青年演员的培养与发展,通过集训和演出相结合的方式帮助他们提高专业能力和专业素养。淮剧学馆制青年演员汇报演出就是上海淮剧团策划以青年演员为主体的演出,建立“淮剧学馆制”的同时也制定了一个青年演员的“五年规划”,由淮剧及京昆名家亲自示范,开展了身段指导、程式规范、声腔训练等一系列教学活动,一年一出大戏排演,让青年演员“以演代训”,增加舞台实践机会和面向新老观众的展示机会。

接下来,上海淮剧团将继续紧跟戏曲中心的步伐,踔厉奋发,迎接下一个更加灿烂辉煌的十年。

以精品献人民,用明德领风尚。

大寒,每于寒尽觉春生

韩可胜

大寒,第二十四个节气,也是最后一个节气。节气始于立春,终于大寒。树木添了一个年轮,大人小孩长了一岁,时光就这么滚滚向前,不留恋任何人,也不等待任何人,任凭你感慨也没有有什么用。这就是所谓的“岁月不居”。

大暑相对于小暑,大寒相对于小寒。“暑”是热,“寒”是冷。如果把节气画成一个圆,我们会发现,大暑与大寒、小暑与小寒,遥遥相对,节气的体系性可见一斑。“寒”字从造字上看,表示人在漏水的房屋之中,缺少少被需要用草来遮盖身体。这种无处逃避的感觉,可以参考《水浒传》“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所写:那草屋“四下里崩坏了,又被朔风吹撼,摇振得动”,连林冲这样的英雄好汉烤火都“觉得身上寒冷”,何况一般人?写到这里,想起黄梅戏里的两个名段,《天仙配》“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受苦也甜”,以及《女驸马》“王三姐守寒窑一十八载,刘翠屏苦度了一十六春”。

“寒窑”是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西安大雁塔附近还有一个寒窑遗址公园。在寒窑面前,喜欢开口闭口说“寒舍”的人,大多非富即贵,多少有点矫情。

冬至时,太阳直射南回归线。冬至之后,太阳开始回归北半球。但是北半球的热量入不敷出,气温继续下降,所以最冷的时刻不出现在冬至,出现在小寒大寒。在我的老家,皖西南的大别山区,有“大寒小寒,冷成一团”的说法,很形象。童年时两件事最怕,早晨怕起床,晚上怕上茅房,都是要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不熬到最后一分钟决不妥协的事情。当然,还怕洗澡,好在那时候一个冬天也洗不了几次澡。真要洗澡就像上刑场,高唱“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来给自己打气。这首歌唱叫《红梅赞》,传唱几十年,是那些昙花一现的流行歌曲所不能比拟的。自古以来,梅花

脸,一直到大兴街为止。再往前,江阴街变得狭小,终于到林荫路结束。不久,表哥一家先是搬到马当路,后来又搬到新落成的天山新村,我就停止了在江阴街上的徜徉。没想到又同江阴街接上缘分,是敬业中学读初中的同班同学康麟就住在江阴街,靠近大兴街边上。本来我们联系不多,但是在一次毕业以后老同学活动中,已经在工厂上班的康麟带了一个方镜箱照相机,顿时把我们几个吸引住了,更有吸引力的是,康麟工作方便可以自己冲洗照片——那个时候,这是多么有趣味的事呀!于是,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家琪、阳明、宪声经常在康麟江阴街上的家里相聚。当然首先就是看照片,大家笑呀、跳呀,为照

片而乐,为拍照片时的经过而欢呼雀跃。然后在江阴街上要站立好久,总有说不完的话,依依不舍。

我曾查找过江阴街三个字的来历。上个世纪初,曾有一江阴人在这里造起江阴会馆,让江阴人聚会、相聚,后来干脆把门前的路命名为江阴街。小时候走过南京西路黄陂北路,看到那里有江阴路,好生奇怪,怎么同江阴街如同胞兄弟?没有找到有关出处。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一晃,多少年过去。几年前特意去了江阴街,旧貌换新颜,宽敞明亮,周围高楼矗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就是傲霜斗雪、不怕严寒的象征,“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一树寒梅白玉条,迥临村路傍溪桥”“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梅花是中国人的民族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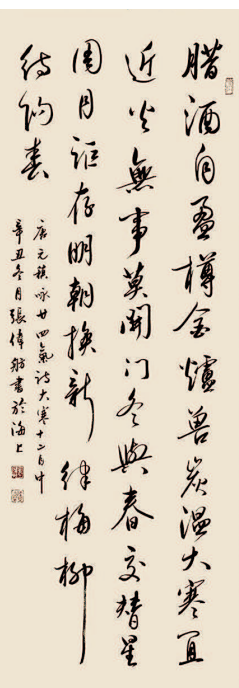
大寒正值“三九”“四九”时节。干支纪日,从冬至后第一个壬日算起,每九天算一个“九”,就有了“九九歌”：“一九二九不伸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和六九,河边看杨柳。七九河沿开,八九燕子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2021年冬至是12月21日,冬至后的第一个“壬日”是12月30日,这天是一九的开始。许多人以为冬至那天开始数九,是不准确的。如果从冬至开始数九,大寒最后一天,“五九”都结束了。

古人出门没汽车,在家没空调,皇帝也只能派人去抢《卖炭翁》的发,一般人就更加没有好办法,所以对“寒”的感受比今人更深刻。“寒”因此在诗词中经常出现,是一个高频词。有春寒,“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有秋寒,“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甚至有夏寒,“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当然最多的还是冬寒,“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唐朝是一个充满英雄气概的时代。面对自然界的“寒”,人们是积极的、昂扬的、不可战胜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椒郡明月夜,歌曲动寒川”“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没有哪一首诗是畏畏缩缩的,这是时代精神的写照。

大寒结束旧的一年,新的一年已经笑容可掬地走来。最后送上大家都喜欢的诗一首,清代诗人张维屏《新雷》:“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千红万紫安排著,只待新雷第一声。”

书法

张伟舫



走出国门。此外,在中心的引荐助力下,剧团获得与广播、电视、纸媒及新媒体更多的合作机会,充分利用互联网+理念,加强与观众的互动和沟通,创建新型淮剧观演模式。

人才是事业发展的基本保障。近年来,上海淮剧团十分重视青年演员的培养与发展,通过集训和演出相结合的方式帮助他们提高专业能力和专业素养。淮剧学馆制青年演员汇报演出就是上海淮剧团策划以青年演员为主体的演出,建立“淮剧学馆制”的同时也制定了一个青年演员的“五年规划”,由淮剧及京昆名家亲自示范,开展了身段指导、程式规范、声腔训练等一系列教学活动,一年一出大戏排演,让青年演员“以演代训”,增加舞台实践机会和面向新老观众的展示机会。

接下来,上海淮剧团将继续紧跟戏曲中心的步伐,踔厉奋发,迎接下一个更加灿烂辉煌的十年。

以精品献人民,用明德领风尚。

戏里有乾坤
责编:徐长青